



賓退錄卷第七

大梁

趙

與崑

漢文帝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帝章命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鄧騭為儀同三司本此後世遂又有開府儀同三司之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時屢興大獄多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案謂之三司其後有大獄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為之以決疑獄時因有大三司

使小三司使之別皆事畢罷鹽鐵度支唐中世已置使亦有判戶部者矣然未嘗命一使亦未謂之三司也後唐同光中勅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踵梁之舊制長興元年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其年始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詡行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 國朝因之元豐官制行始罷三司之名三置司者二而各不同讀史未熟者多疑悞故別之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

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云此是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謂真龍肱夷狄不知書何足責唐杜牧一代文士其賦阿房意遠而辭麗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後世稱誦不絕然有云長橋卧波未雩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既以橋比龍則是以龍見為真龍矣牧之賦與秦事抵牾者極多如阿房廣袤僅百里牧謂覆壓三百餘里始皇立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盡并六國則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

國子女也牧乃謂王子皇孫輦來于秦為秦宮人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周章軍至戲人取以充戰士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秦本紀所謂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者謂渭北宮宇非阿房也牧顧有粧鏡晚鬟脂水之句凡此程泰之尚書大昌雍錄皆嘗辨之故不詳及獨未嘗何龍之語不免與高阿那肱為類尤可怪也洪駒父詩話

載鮑欽止之說謂古本作未雲何龍然未知何所據

朱新仲說又云在不用

知欽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天下傳

以為異謂載籍以來未之見余記盧氏雜說

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

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

曰人肉腥而且腥爭堪喫五代史長從簡家

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

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

間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禮好使酒嗜殺

三國志程昱嘗食人

五代史中趙思館亦食人肉不惟從簡也

人而飲其血日暮必于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樁櫝貯其骨弃之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于洛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盜跖及唐之朱粲則在所不足論也

吳傳朋說出已意作游絲書世謂前代無有然唐書文藝傳呂向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紫髮

然世號連綿書疑即此體也

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它所問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

享有體薦宴有抑俎體薦謂半解其體而薦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亦謂之房丞即聘義所謂酒清人渴

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也折俎謂  
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  
亦謂之殺烝若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全其牲  
體而升於俎則謂之全烝今人會客於敬核  
之外或別具盛饌或饋以生餼或代以緡錢  
皆不食之物近於古之體薦者而舉世呼為  
折俎正與左傳國語本文背馳然今人誤用  
古語者極多不獨此也

沈約宋書禮志云漢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  
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

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  
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為  
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此則碑禁尚  
嚴也此後復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隸釋  
隸續諸書益州太守高頤碑立於建安十四  
年綏民校尉熊君碑立於建安二十一年橫  
海將軍呂君碑立於魏文帝黃初二年廬江  
太守范式碑立於明帝青龍三年皆在魏武  
下令之後甘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  
於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約又謂晉

武帝咸寧四年詔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  
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  
雖會赦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聽立顧  
榮碑禁遂漸弛義熙中裴松之復議禁斷亦  
不然太康四年鄭烈碑距咸寧之詔方五載  
此後雲南太守碑彭祈碑陳先生碑裴樞碑  
向凱碑成公重墓刻之類續續不絕豈雖有  
此禁而皆不能盡絕歟歐陽公父子趙德夫  
洪文惠諸公議論不到此何邪天下碑錄又  
有數碑洪文惠謂碑錄不可盡信故不著

宋書后妃傳文帝表后母王夫人當孝武時追  
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今新淦無此鄉  
名漫書之或可為它日脩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煩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有此語

謝景仁居宇淨麗每唾必唾左右人衣殷冲則  
不然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  
潔相反如此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  
星辰下為請命醮之法當本於此顧况詩飛  
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

共過雪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  
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圃  
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回醮之禮至唐盛矣  
隋煬帝詩迴步迴三洞清心禮七真馬戴詩  
三更禮星斗寸七服丹霜薛能詩符呪風雷  
惡朝脩月露清此言朝脩之法也然陳羽步  
虛詞云漢武清齋讀易書內官扶上畫雲車  
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  
時已如此此高氏緯略所紀余按周公金縢  
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特

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行禮之文  
但謂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經云周  
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棲觀遂召幽逸之人置  
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  
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為九州置壇  
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  
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請  
命孫權之前無所見高所書諸詩亦有非為  
道士設者

神仙脩鍊之術非親涉其門庭者不能了解近

晉書中亦通謂字佛者  
為道士



見息庵王思誠序陳泥丸翠虛篇略云採時  
喚為藥煉時喚為火結時謂之丹養時謂之  
胎其實一也所產之處曰川源山海所藏之  
器曰壇爐鼎竈所稟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  
所成之象有丹砂玄珠之號惟一物也古人  
剖析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取交會煅煉  
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  
論辨析名義比它書粗為明白漫書之贖

婦人統兵世但稱唐平陽公主余又記晉王恭  
討王國寶時王厥聚眾應之以其女為貞烈

將軍耳盡以女人為官屬顧琛母孔氏為司  
馬其一也

胡幼度紘帥廣傳其荅州縣官啓二首其一云  
蒙恩分闡入境問民皆言法令頓寬遂致傳  
聞不雅欲銷此謗豈屬他人官廉則蚌蛤自  
回虎在則藜藿不採其一云茲分帥閩時辱  
長戩固知能作于文章然亦須閑于法令人  
言度嶺多酌貪泉久知此謗之未除願與諸  
君而一洗

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為太平翁翁見陸放翁

詩注

四朝國史王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  
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時有以  
燭其姦則社稷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尚忍言  
之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  
恤此三者雖少正卯言偽而韓王莽誦六藝  
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  
悲夫王儻東都事略則曰安石之遇神宗  
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  
兵為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

正樂諛佞是以廉恥汨喪風俗敗壞孟子所  
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  
者豈不然哉烏虜安石之學既行則姦宄得  
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  
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  
不可勝言者悲夫與嘗舊見象山陸先生所  
作荆公祠堂記議論尤精確先生嘗與胡季  
隨大時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  
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誠非  
虛語記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

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  
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  
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  
善成其私長雄于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  
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  
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  
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天子之皇皇沮溺接  
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  
者為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  
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

哉 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  
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  
為未盡合法度 裕陵曰卿可謂責難于君  
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  
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  
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  
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又曰天生畯明  
之才可以覆莩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  
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  
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

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自欲盡君道為臣則自欲盡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支葉扶踈徃徃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

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氣之相近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

素警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  
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迂  
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  
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  
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  
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  
必為孔孟勲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  
之知而聲光燁奕一時鉅公名賢為之左次  
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  
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

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  
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諱行之未幾天下恟恟  
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  
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  
忠樸屏伏愴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典  
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  
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  
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  
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為簡易脩  
立法度乃所以為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

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  
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  
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  
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  
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  
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  
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  
有所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  
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為唐

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  
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  
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  
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  
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 裕陵下  
不足以解公之蔽及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  
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  
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王者瑕瑜不  
相揜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  
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已

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  
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  
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已說之行人所不樂  
既指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  
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  
明元祐諸公可易輒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  
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  
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  
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導崇寧之姦者實  
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

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  
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  
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憂憂於事為之末  
以分異人為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其致  
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  
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  
間故廬立虛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  
嘗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圯已甚過者咨  
歎今怪力之祠繇々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  
絕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廟貌弗嚴邦人無所

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主是  
耶郡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  
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為之管鑰掌于學  
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屬記  
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是非無  
所折衷公為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  
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閭有相  
晚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  
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  
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  
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  
若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千年回  
首俱陳迹不向杯中何處消自注云沈義倫  
丞相裔孫為僧劉仁贍侍中裔孫為道人皆  
孤身死紹興中二公之後遂絕殊不知沈公  
之後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師流落新淦者居  
於村疇耕人之田矣又不止於為僧也然其  
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忠  
序槐庭濟美總集有云粵自周衰賢者之類



棄功臣之世絕故孟子告齊宣王以故國非  
喬木玉無親臣矣蓋諷其上也雖然有位於  
朝不守其業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  
阜隸則算門圭竇得以陵之此豈獨上之人  
之罪也哉最為確論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  
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  
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  
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  
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

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  
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  
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  
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  
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  
馬不如此道蓋坐即  
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  
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為坐禪之意  
也誤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又云  
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  
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  
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

詩云不遑啓居而傳以啓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竒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它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

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既略為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為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為恨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篋豆之長短蓋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四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象皆

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  
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  
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  
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象為土偶以來而塑  
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加趺也去年又屬  
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併得先聖先師三像  
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  
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無疑也惜  
乎白鹿塑象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  
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象以革千載之謬

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  
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此朱文  
公白鹿禮殿塑像說後其季子在守南康因  
更新禮殿聞之於朝迄成先志然遠方學  
者未盡見此說故識之

史記黃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  
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  
曰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  
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既云  
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

欲侵陵諸侯何耶尚當訪精於史學者而問之

今道家設醮率用米糈世傳始於張陵而實不然陵使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經載諸山之神各舉其形狀及祠之之物有糈者居多如雒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糈用稌米自拒山至于濛吳之山凡十七山糈用稌自天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糈用稌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稷米陰

山以下至於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糈以稻米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用稌糈來祠之自敖岸之山至於和山凡五山糈用稌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稌自女几山至於賈超之山凡十六山糈用稌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糈用五種之糈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糈用五種之精禾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糈用稌郭注云糈祀神之米名先呂反今江東音所惟自尸胡之山至于無

畢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黎自荀林之山至于  
陽虛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稌二者無糝字  
或傳寫脫誤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  
山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凡十五山皆曰  
瘞而不糝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  
山輝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皆曰投  
而不糝自鈴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則曰鈴  
則曰祈而不糝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  
如此山海經雖不敢信為禹益所著然屈原

離騷呂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漢人引用者  
尤多其書決不出於張陵之後則糝之用也  
尚矣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糝而要之  
王逸注云糝精禾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  
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糝藉所救鈞也  
許叔重注云糝米所以享神見於載籍者不  
一第不若山海經之著明耳

賓退錄卷第八

大梁趙

與岑

洪文敏著夷堅志積三十二編凡三十一序各  
出新意不相複重昔人所無也今撮其意書  
之觀者當知其不可及甲志序所以為作者  
之意乙志謂前代志怪之書皆不無寓言獨  
是書遠不過一甲子為有據依丙志謂始萃  
此書顯以鳩異崇怪本無意於述人事及稱  
人之惡然得於容易或急於滿卷帙故頗違  
初心其究乃至於誣善蓋以告者過或聽焉

不審既刪削是正而可為第三書者又已褻  
積懲前過止不欲為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  
而好事君子復從更之輒私自恕曰但談鬼  
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於是取為丙志丁  
志設或人之辭謂不能玩心聖經勞動心口  
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半太史公書  
為可笑從而為之辨戊志謂在閩泮時葉晦  
叔頗搜索奇聞來助紀錄嘗言近有估客航  
海不覺入巨魚腹中腹正寬經日未死適木  
工數輩在取斧斫斫魚脅魚覺痛躍入大洋

舉船人及魚皆死予戲難之曰一舟盡沒何  
人談此事於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答予固  
懼未能免此也已志謂昔以夷堅志吾書謂  
與前人諸書不初襲後得唐華原尉張慎素  
夷堅錄亦取列子之說喜其與己合庚志謂  
假守當塗地偏少事濟南呂義卿洛陽吳斗  
南邈以舊聞寄似度可半編帙於是輯為庚  
志初甲志之成歷十八年自乙至己或七年  
或五六年今不過數閱月閑之為助如此然  
平生居閑之日多豈不趣成書亦欠此巨編

相傳益耳未又載章德懋使虜掌訝者問夷  
堅自丁志後曾更續否而引樂天東坡之事  
以自況辛志記初著書時欲做段成式諾臯  
記名以容齋諾臯後惡其沿襲且不堪讀者  
輒問乃更今名因載向巨原答問之語壬志  
全取王景文夷堅別志序表以教語癸志謂  
九志成年七十有一擬綴輯癸編稚子懷復  
云更須從子至亥接續之乃成書予拊之曰  
天假吾年雖倍此可也人生未可料惡知吾  
不能及是乎支甲謂或疑所載頗有與昔人

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為談助  
證以蒙莊之語辨其不然又云初欲從稚子  
請續以十二辰又以段柯古支諾臯支動支  
植尤崛竒於是名曰支甲支乙則云紹熙庚  
戌臘從會稽西歸至甲寅之夏季夷堅之書  
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財  
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編殊自喜也支景則云  
曾大父諱與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畔從火  
故再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為景當夷堅  
第三書出或見警曰禮不諱嫌名乃直名之



今是萌書芽稚兒謂裨官說與他所論者及  
通官文書不併避之宜矣遂日以支景支丁  
則自撫此帙中不可信者數事謂苟以其說  
至斯受之而已矣聱牙畔魚蓋自知之愛奇  
之過一至於此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支戎  
載呂覽賓卑聚之夢謂夷堅記夢亡慮百餘  
事未有若此之可怪者支已謂神奇詭異之  
事無時不有姑即夷堅諸志考之上焉假諸  
正夢騰薄穹霄次焉猶陟蓬壺斯汗漫不幸  
而死死矣幸而復生見九地之下溟漲之海

以至島鬼淵祗蛇祗牛鬼之類何翅累千萬  
百所遇非一人所更非一事所歷非一境而  
莫有同者焉支庚謂十四日書成自說其  
速且叙其所以速之由支辛謂東坡志林李  
方叔師友談記錢丕行年雜紀之類四五書  
皆偶附著異事下顛虞初九百之篇士大夫  
或弗能知故剗剗以為助不幾乎三之一矣  
支壬則云子弟輩皆言翁既作文不已而掇  
錄怪奇又未嘗少息殆非老人顛神繕性之  
福盍已之余受其說未再越日膳飲為之失

味步趨為之局東方寸為之不寧精爽如癡  
向之相勸止者懼不知所出於是道然而笑  
豈吾緣法在是如駛馬下臨千丈坡欲駐不  
可姑從吾志以竟此生異時悔不能進將不  
攻自縮矣支琴謂劉向父子彙羣書七略班  
孟堅采以為藝文志小說類定著十五家最  
後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出於稗官街談  
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今亡矣唐史所標  
百餘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廣記率取之不  
弃也予既畢夷堅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

宋本洪序  
無初字

篇不能滿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三志  
甲謂樓子偃孫羅前人所著稗說來示如徐  
昂臣稽神錄張文定公洛陽舊聞記錢希白  
洞微志張君房乘異呂淮園測幽張師正述  
異志畢仲荀幕府燕間錄七書多歷年二十  
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十日而  
成不謂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謂茲一編頗得  
之卜者徐謙謙瞽雙目而審聽彊記客詣其  
肆與之言悉追憶不忘倩傍人書以相示音  
徐仲車耳聵而四方事無不周知謙豈其苗

齊耶賢愚固不可同日語而所以異則同三志景謂郡邑必有圖志鄱陽獨無而夷堅自甲施于三景所梓州里異聞乃至五百有五十它時有好事君子采以為志斯過半矣三志丁則云人年七八十幸身康寧當退藏一室早睡晏起繡貝多旁行書與三生結願否則邀方外雲侶能經鳩顧斯亦可耳至於著書蓋出下下策而此習膠拳不能釋固嘗悔哂猛藏去弗視乃若禁嬰孺之滑甘未能幾何留意愈甚雖有傾河搖山之辯不復聽矣

三志成謂子不語怪力亂神非置而弗問也聖人設教垂世不肯以神怪之事詒諸話言然書於春秋於易於詩於書皆有之而左氏內外傳尤多遂以為誣誕浮夸則不可三志已謂一話一言入耳當即錄而固有因循而失之者如滕彥智黃雍父所言一二事至今往來於襟抱不釋也三志庶考徐鉉稽神錄辨楊文公談苑所載蒯亮之事非是三志辛云予嘗立說謂古今神奇之事莫不同者今乃悟此語為不廣而證以蜀士孫斯文及幽

明錄中賈弼事三志壬引昌黎公明鬼謂夷  
堅所紀不能出其所證之三非三志癸言太  
平廣記類聚之誤四志甲辨夷堅為臯陶別  
名至四志乙則絕筆之書不及序惟壬三  
志丁兩序意略同而數序自詫其速者亦不  
甚相遠云

俗謂不冠者曰科頭科頭二字出史記張儀傳  
法謂不著兜鍪入敵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他人所作今乃知  
所知不廣蓋建自有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

得九十篇蜀本建集序可考後來刻梓者以  
他人十詩足之故爾混殺余既辨其八矣尚  
有二首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八詔蠻  
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鴛鴦瓦  
上瞥然聲晝寢宮城夢裏驚元是吾皇金彈  
子海棠窠下打流鶯者未詳誰作也所逸十  
篇今見於洪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知  
其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  
著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處教開卧鴨  
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采橋頭每年

宮女穿針夜勅賜諸親乞巧樓春來睡困不  
梳頭懶逐君王苑北遊暫向玉花階上坐歎  
錢贏得兩三籌紅燈睡裏喚春雲雲上三更  
直宿分金砌雨來行步滑兩人擡起隱金裙  
蜂鬚見百家建薄鬆鬆浮動搔頭似有風一度出  
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遍宮娥唱盡  
詞暗中頭白沒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問  
從初學阿誰彈碁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闥  
著危先打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  
轉黃金白柄長青荷葉子畫鴛鴦把來下是

呈新樣欲進微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  
水沉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出已被醫  
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送雲漿高殿無風扇少  
涼每到日中重掠鬢袂衣騎馬繞宮廊今所傳仲初集中止  
有紅燈睡裏下三篇

見北夢瑣言

唐李昌符婢僕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  
花箇箇能嚙空腹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  
閑物要些些曲盡婢之情狀乃知古今如此  
史記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  
死者六十六人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知  
武公而下十有人君之葬必皆有從死者矣

不獨繆公也黃鳥之詩特以奄息仲行鍼虎為秦之良臣故國人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六十六人無罪而就死地固已可駭而繆公至用百七十七人習俗之移人雖繆公不能免則獻公亦賢矣哉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王荊公曰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拂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何為而不可范淳夫云拂百姓則非先王之道也荊公之言主於自文范公則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干百姓之譽者

有時而違道則道必有時而拂百姓矣祁寒暑雨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為政者但當虛心無我據理而行不使纖毫計校毀譽之心亂於胷中足矣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管子司馬法皆曰六尺為步秦始皇亦然今以五尺為步步之尺數不同如此周尺之制鄭康成謂未詳聞也近世伊川文集中載作主之制謂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潘仲善時舉聞之晦翁謂五寸字誤當作七

寸五分弱又謂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潘後  
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溫公圖本周尺果  
當布帛尺七寸五分弱於今浙尺為八寸四  
分溫公圖本必有考按恨不知其源流之詳  
也

歷家以冬至為一歲之首冬至者建子月之中  
氣故子時初四刻以前繫今日正初刻以後  
繫明日蓋一理也今太史局歷每節氣在子  
初則書其夜子初某刻以別之其來尚矣紹  
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初立春洪文

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為首  
今既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  
誤其實不然康節冬至吟云何者謂之幾天  
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  
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  
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稀此言  
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漢高帝封兄子信為羹頡侯雖以其母轅金之  
故然按括地志實有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

東南十五里注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注  
漢書但云顏音夏言其母夏羹釜也小司馬  
索隱又直謂爵號耳非縣邑名皆弗深考也  
古之封侯未有非地名者若武帝封霍去病  
冠軍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封霍光博陸侯  
光武封彭寵奴不義侯以至鐫胡鐫羌向義  
建策之類非制也然冠軍侯國在東郡富民  
侯國在沛郡蘄縣博陸初食北海河間後益  
封又食東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  
封未必有分地也武帝時又有張騫封博望

侯趙破奴封從票侯亦未詳其封邑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  
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  
惟吳越有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  
所建李白作韋鄂州碑謂大水滅郭抗辭正  
色言于城隍其應如響杜牧為黃州刺史有  
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它如韓文公之於潮  
麴信陵之於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督井  
鷓鴣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為然蕪湖  
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



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則又不獨唐而已  
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為合於禮之八蜡  
祭坊與水庸者今按禮記注水庸溝也正義  
云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鄣水水庸者所以受  
水亦以泄水則坊蓋今之隄防水庸蓋今之  
溝澮也方之城隍義殊不類今其祀幾遍天  
下朝家或錫廟額或放封爵未命者或襲  
鄰郡之稱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縣不同至  
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神何  
言哉○城之邑○亦有興郡○兩立者獨彭州既

吳郡志春申君廟在子  
城內西南隅即城隍神廟  
也通典引鮑至南雍州記  
有云南陽城內見有蕭  
相國廟相傳為城隍神  
附志以廣舊聞

有城隍廟又有羅城廟袁州分宜縣既有城  
隍廟又有縣隍廟尤為創見以余聞見所及  
攷之廟額封爵具者惟臨安府當後唐清泰  
元年嘗封順義保寧王與越湖二神並命今  
號永固廟不知何時所賜紹興三十年封保  
順通惠侯今封顯正康濟王紹興府梁開平  
封崇福侯清泰封興德保闔王紹興初賜額  
顯寧今封昭順靈濟孚祐忠應王台州則鎮  
安廟順利顯應王吉州則靈護廟威顯英烈  
侯筠州則利貺廟靈祐順應顯正王袁州則

顯忠廟靈惠侯濠州則孚應廟靈助侯建寧  
府則顯應廟福應惠寧侯建康之深水則顯  
正廟廣惠侯泉州惠安縣則寧濟廟靈安昭  
祐侯邵武軍則顯祐廟神濟訓順侯泰寧則  
廣惠廟靖惠孚濟侯韶州則明惠廟善祐侯  
成州則靈應廟英佑侯有廟額而未爵命者  
鎮江忠祐寧國靈護隆興顯忠德安府威澤  
楚州靈顯和州孚惠襄陽孚濟汀州顯應珍  
州仁貺靜江嘉佑慶元之昌國邵武之建寧  
皆曰惠應前代錫爵而本朝未申命者湖

州阜俗安城王處州龍泉縣廣順侯鄂州城

隍萬勝鎮安王

城隍二字亦正元中所封王號

趙州蕭山縣

用郡城隍神初命稱崇福侯昭州立山縣為

蒙州時封靈感王台州五縣吳越時皆封以

王爵臨海曰興國黃巖曰永寧天台曰始平

仙居曰昇平寧海曰安仁其餘相承稱謂如

温州富俗侯處州仙都侯臨安府錢塘縣安

邑侯臨安縣霸國侯王興國軍高陵王筠州

新昌鹽城王潭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潼州

興元安平將軍漢州彭州安福將軍邛州大

邑縣安靜神廣州羊城使者之類皆莫究其所以也襄陽雖有孚濟額而保漢公之號未  
知所自寧國雖有靈護額而爵稱佑聖不可  
得而詳隆興雖有顯忠額而南唐嘗封輔德  
王故贛州稱輔德廟南康軍安慶府及潭之  
益陽太平之蕪湖南安之上猶皆稱輔德王  
撫黃復南安臨江諸郡則稱顯忠輔德王或  
輔德顯忠王蓋皆以隆興廟額混南唐爵命  
以為稱也神之姓名具者鎮江慶元寧國太  
平襄陽興元復州南安諸郡華亭蕪湖西邑

皆謂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  
謂灌嬰福州江陰以為周苛真州六合以為  
英布和州為范增襄陽之穀城為蕭何興國  
軍為姚弋仲紹興府為龐王實龐堅四世祖  
事具唐書忠義傳蓋嘗歷越州總管鄂州為  
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屈坦吳尚書僕  
射晃之子今州治蓋其故居筠州應智頊唐  
初州為靖州時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嘗  
知縣鎮溧水白季康唐縣令也惟筠之新昌  
祀西晉邑宰盧姓者紹興之嵯祀陳長官慶

元昌國祀邑人茹侯三者不得其名耳耳目  
所不接者尚闕如也承播溱三州及遵義軍  
未廢時皆嘗錫城隍廟額承曰靜惠播曰昭  
祐溱曰寧德遵義曰懷寧承州則又有靜應  
侯爵今承為綏陽縣遵義為寨皆隸珍州溱  
播之地則折而入於南平之境矣嘉祐雜誌  
載吳春卿為臨安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  
湯瓶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錢曰吾方欲以水  
注瓶此童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殺之後見其  
為厲乃封為霸一作屬國侯使永為臨安土神

故塑像為十餘歲小兒今不知塑像何如而  
土地之稱已轉而為城隍矣太平廣記載宣  
州司戶死而復生云見城隍神自言晉桓彝  
也與所傳不同然彝今亦別廟食於涇紹興  
辛未潼川守沈該將新城隍祠夢人齋文書  
來稱新差土地閱其姓名蓋史堅序事愈涉  
怪淳熙間李異守龍舒有德於民去郡而卒  
邦人遂相傳為城隍神矣尤淺妄不經也唐  
羊士諤有城隍廟賽兩絕句二首

史記齊世家云齊王與舅父馮鈞陰謀發兵索

隱云舅父謂舅猶姨稱姨母舅父二字甚新  
人少用者

禮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俠者夾謂男子一  
拜婦人兩拜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  
異於古所謂俠拜江浙衣冠之家尚通行之  
閩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誌載司馬溫公之  
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城郭則不然  
南北之俗不同如此

馮延巳謂金門長短句贈多人口其曰鬪鴨欄  
干獨倚人多疑鴨不能鬪余按三國志孫權

傳注引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鬪鴨羣臣  
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  
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  
鬪鴨欄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為南  
史王僧達傳僧達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  
楊列橋觀鬪鴨為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  
傳祐喜養鬪鴨方未反狸齧鴨四十餘絕其  
頭去及敗牽連誅死者凡四十餘人則古蓋  
有之又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鬪鵝教幸六王  
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鵝一鵝至五十萬錢是

鵝亦能鬪也

秦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不知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蘇文定謫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逮民寃治及子厚責雷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古今一轍也

西京雜記載武帝欲殺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愎傍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

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耶帝愴然遂舍之史記滑稽傳褚先生曰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辭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

行陛下已壯矣寧尚湏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止無徙乳母此一  
事耳一以為殺一以為徙一以為東方朔一  
以為郭舍人西京雜記顏師古固嘗辨其妄  
褚所書它事抵牾者亦多皆未可盡信

律文罪雖甚重不過絞斬而已凌遲二條五季  
方有之至今俗稱為法外云 此放翁語

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  
為子年十八與夏人戰滅底河斬獲甚衆賊  
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

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閩中豪傑皆推之號  
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  
平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  
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  
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  
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  
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  
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  
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  
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驃亡命一晝夜

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  
安欲隱華山顧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  
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  
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驃得  
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  
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  
時年八十餘紫髯鬢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  
行不擇崖塹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為人作  
草書頗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此陸放  
翁所作平仲小傳也放翁亦嘗以詩寄題青

城山上清宮壁間云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  
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  
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  
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  
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儻遂  
與世辭從公遊五嶽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  
髓歎然松杪飛後守新定再作詩託上官道  
人寄之云太尉閔河傑飛騰亦遇時中原方  
蕩覆大計易差池素壁龍蛇字空山熊豹姿  
煙雲千萬疊求訪固難知



漢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窋以列侯臣賀以大僕行御史大夫事劉歆以大中大夫行太常事樂成以少府行大鴻臚事臣安行以太子少傅行宗正事少府忠行廷尉事王溫舒為右輔行中尉張良以列侯行太子少傅事黃霸以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蓋寬饒以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王尊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義以南陽都尉行太子事蓋漢制官闕則卑者攝為之之謂行亦有以同列通攝者斬石以太常行太僕韓

延年以太常行大行令劉德以宗正行京兆尹之類是也九卿三輔皆同夕也今著令以寄祿高於職事官者為行異於古矣

容齋辨陳正敏之妄梁顥非八十二登科是矣

與曾因記玉壺清話載仁宗問梁適卿是

那箇梁家適對曰先臣祖顥先臣父固上

曰怪卿面兒酷似梁固按國史適乃影之

子固之弟小說家多不考訂率意妄言觀者又不深考往往後而信之如此類甚多殊可笑也



